

故乡吟

# 故乡的河

惟耕

在故乡有一条小河，它一直在我的记忆深处流淌着。这条河没有名，在古老与闭塞的山村里，我的祖上从未想到为这条小河起上一个动听的名字，只习惯性地称它前河沿儿。

前河沿儿，准确地说是穿过村庄的河水和两岸的坡地、矮房、石墙、石井、花鸟鱼虫的总称。河面很窄，河水弯弯曲绕从村东头进来，又在村西头流出，在未出过远门的老人印象中，它就如一位走街串巷的货郎，没人知晓其姓甚名谁，去向何方。

我的家，就在河北沿，上了崖头就是。

我的第一声啼哭，正是在婆婆丁开花一片蜡黄的时节回荡在前河沿儿的。三间由不规则的石头垒成的茅草屋，只有地基没有起高的院墙，根本挡不住我初为人子的欢唱声。

农历二月，雪融冰消，是一年之中河水最清亮的时刻。父亲用两只陶罐从河里担回水，烧热，给我接生的奶奶用它洗净我浑身的血痕，递进娘的怀里。外面叮咚的河水，在我耳边奏响朴实的山乡童谣。

从我祖先在这片挂在山腰里的土地上采石筑屋、开荒种地的那一刻，几百年来，前河沿儿仿佛就是一个宽阔的温暖的怀抱，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儿孙。我的孩提时代，就是在这怀抱里钻来钻去，恣意地生长着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我家南墙根儿有一棵齐腰粗的杏树。爬到树杈上，我家崖下前河沿儿里飞舞的蝴蝶、跳跃的青蛙、甚至从河水里爬到石头上晒太阳的螃蟹，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

“踩鳖影，踩鳖影，踩得鳖影不吱声。”这是我刚刚学会走路，才牙牙学语的那个冬天，大姐二姐教我的一首简短的童谣。为了驱寒，在前河沿儿那一小片平整的砾石滩上，阳光底下，我们哈着白白的热气，重复着这句童谣，彼此欢快地追逐着对方的影子。

玩到高兴时，总会传来崖上娘的呵斥声：“轻点儿踩！这得多少棉鞋呀？！”

是的，有多少个寒冷的夜晚，等我们钻到被窝里，煤油灯下，娘把我们的棉鞋露出来的破洞，一针针缝补起来。第二天，我们又穿上它，跳到崖下，继续着“踩鳖影”的游戏，乐此不疲。

“桃花开，杏花落，不冷不热正好过。”春燕衔泥的时节，柔和的南风在前河沿里酝酿一场花事，父亲则和他的兄弟们开始了一年的农事活动。闲置了一冬的独轮车，就吱呀吱呀地从河边进进出出，把全年的希望推送到酥软的土地上。

大姐已经跟着父亲在生产队里挣工分了，大哥、二姐也跨过小河，到西南场的学屋里念书，我就领着弟弟在河边的树林里玩耍。偶尔发现刚露出嫩芽的杏树或桃树苗，就会很兴奋地抠出来，郑重其事地移栽到河边的空地上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在四周插上树枝，把树苗严严实实地保护起来。

看来，我确实不是一个做事能轻易成功的人。在18岁以前，每年我都会栽上两三棵，然而直到我离开山村，前河沿儿的桃李杏树每年按时盛开，但没有一棵是我栽活的。那么多年，反倒是我扼杀了几十棵无辜的幼苗。

## 二

村里的学屋离我家不远，跨过那条河就能过去。

第一天入校，是大爷家小青姐姐领我去的。那时是旱季，只需踮着脚尖，踏着几块露出水面的石头就可以走过去。可山村的雨季，说来就来，一场透雨可能就是一场山洪。河水上涨的时候，每次过河，都是小青姐姐拉着我的手，在深一脚浅一脚的河水里试探着慢慢蹚过。

我那时学习比较用功，成绩也如父母所愿，娘好像在黑夜中看到了一丝光亮。父亲就牵着我的手，傍着小河逆流而上，走出村庄，去到了小河的源头——东山汪。

在东山上，东山汪是一个“丫”字形的山谷。繁茂的板栗树下，一南一北两股清流，汇集到一起，形成水汪。汪满，水就沿着曲曲拐拐的沟壑，一路欢歌，穿过我的村子。站在东山上眺望，河水像一条洁白的玉带，逶迤地伸展着，最终消失在我目光触及不到的远方。

这是我第一次有意识地俯瞰这条河，也是第一次把目光揉在河水里流淌到外面的世界。

九月，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月份。河水很浅，穿上嫁衣的大姐，坐在刚刚卸下秋粮的独轮车上，车轮蹬过河水。少不更事的我，分明看见大姐的泪水滴落在旋出涟漪的水面上。

秋风很凉。在我异地求学的日子里，二姐也穿上嫁衣，在秋风的陪伴下，同大姐一样，蹚过清凉的河水，去到了属于她的另一个村庄。

九月，婆婆丁的种子早已成熟。背上单薄的行囊，我告别前河沿儿，顺着水流的方向，走出山村，就如一粒随风飘散的种子漂浮在水面上，去独自寻找我曾经融入河水中那一瞥远去的目光。

故乡的小镇坐落在山区与平原的交会处。河水自我们村子下来，一路跌跌撞撞，出了山口，到了镇上，就变得平缓温和，河道也宽了很多。

小镇依山傍水，物产自然就丰富得多。古朴而闻名乡野的崂山大集，就建在山下河道的南岸，每逢农历的三、八，南来北往的商贾云集于此，车水马龙的景象，不亚于一座城。

平日里，我们很少到镇上去，只有到了年关赶年集的时候，才有机会去。坐上父亲的独轮车，一边是弟弟，一边是我，沿着河边的山路，去感受与山村大不一样的小镇风光。河水已经结冰，冰面上玩捻捻转的小伙伴，把牛皮鞭子抽得啪啪作响。到了集上，我看着车子，父亲带着弟弟去置办年货。回来的时候，往往每人都有一份用纸包了的猪头肉和一块莒县大饼。父亲有时也带我们到羊肉锅摊上，给我俩一人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。

袁公河在我最初的印象中，是一条离我家最近的有名字、有史书记载的河流，是沭河上游最大的一脉水系。令我欣喜的是，袁公河、沭河正是我苦苦寻觅的，与前河沿儿血脉相连的那条河。

河水载着我，离开小镇，偏西北方向一路前行，与道沟河水短暂地相拥后，携手注入袁公河。河水再一路南下，在莒县小城的北部投入沭河的怀抱。

“春草连塘，和风绕廊，几枝红杏，万树绿杨，燕双飞而试剪，莺百啭以流黄。”“栗叶渐黄，枫林半霜，桂花已蕊，菊影自芳，寄远怀乎千里，盼雁仰乎一行。”孩子们稚气的童音中，我似乎能真实地感受到170多年前沭河两岸的壮美景色。

清澈的水面上，一艘颇为精致的折纸船缓缓地从上游漂过来，打了一个旋，又缓缓地向下游驶去。纸船的一侧，写有一行娟秀的小字。多年前，我的眼睛就花了，已难以辨识字的内容。我猜，该会是那位投放纸船的孩子的学校、班级和名字吧？或者是他（她）的美好的愿望？也或者两者兼而有之。

“一条古老的河，水路十八湾，日夜流淌着不息的歌儿，望不尽这春色柳如烟，沭水悠悠天蓝蓝哟……”一首《沭河谣》，忽然让我联想起故乡的那片水土，还有东山汪里那一双双望向远方、充满好奇的眼睛。

## 三

归去来兮。

眼前的村庄，已不是记忆中的山村，故乡的河流也不再寂寂无闻。

在距离村西头约五六百米的河边与乡村公路交界处，竖立着一块公示牌，“曲柳河”三个猩红色的大字，耀眼夺目。

从东山汪到袁公河，这一段默默无闻的小河，也有了自己的名字——曲柳河。

不知道这个名字是古已有之，还是今人在勘查统计河流的时候重新命名的，但“曲流拐弯”这个词，却是莒人在形容小路、河流多弯时常用的一句土话。曲柳是一种观赏树，在老家的山村里从未耳闻目睹，但作为谐音用在一条河上，倒是十分贴切，也富有意境。

年迈的父亲带路，我们漫步于村里整齐的红砖、灰瓦、绿树之间，高兴之余，我似乎有点失落，曲柳河源于山村的前河沿儿，在新农村建设中已遁形为一条人工暗河。

许是出于对前河沿儿那份特有的感情，或是对远方亲人的想念，人们还是保留了其中十几米的一小段。被风雨冲刷了千百年的青石台、山村里独有的碎石墙，依然保留着它的原貌。翠绿的莎草、各色的蜻蜓，仍然在春风中摇曳飞舞，一如当年。那些远行归来的游子们，站在新时代的小广场上，站在石碾旁，就可以俯视它，触摸它。

我终于把这条河完整地贯穿起来，也有幸把它各个河段的名字镌刻在那个名叫莲花的山村历史上。

其实，我更喜欢那个古老的称谓：沭水。

风物咏

# 陌上花开春归来

杨文革

当大地越来越葱茏，我们的心也越来越丰盈。生机勃勃的春天，带着无可比拟的光泽与美丽，让整座城市绽放。

冬天的句号是春暖花开。港城春日里的阳光，清澈明亮，温暖柔和。阳光从鹅黄嫩绿的树芽中欢快地流过，一点点照耀在枝条间，如同清澈流淌的泉水漫过蔚蓝天际。日出东方的晨光里，喜鹊在枝头清脆鸣叫，不知名的鸟儿也叽叽喳喳地随声附和，林中演奏着鸟语花香的交响曲。

一帘幽梦，春风十里柔情。港城春日的风，轻轻地吹过，如同温柔的手在轻轻地抚摸。春风吹开了花苞，吹绿了树木，吹融了冰雪，让河水泛起哗哗作响的浪花。春归的燕子飞舞在春风里，呢喃地来山清水秀。

春雨如贵客，一到便繁华。春雨绵绵，滋润大地。花儿挂满晶莹的雨珠，嫩绿橙黄的树木焕然一新。雨水顺着青青翠竹蔓延而下，雨落竹清新。春雨是春天的前奏曲，捧出丝丝甜蜜，洗掉了尘埃，带来了希望，为大地增添了生机勃勃的活力。

港城春天的花，整整等了一年又迎来绽放。春到人间草木知，美如霞的桃花，白无瑕的梨花，最浪漫的当属樱花。花冠如伞芳香四溢的樱花树，远看花似锦，近观粉白如云霞。踏入花海之中，层层叠叠的樱花缀满枝头，恬静娇嫩的花朵，好似一幅春意盎然的画卷，整颗心跟着芬芳起来。清澈的阳光透过花丛，微风吹过，花枝摇曳，一片片花瓣轻盈地落在肩头，心中的风景呼啸而来。

宇宙山河烂漫，人间烟火温暖。看着在春日暖阳下，伴着音乐声欢呼雀跃的孩童们，让人不禁心生欢喜。人间有味是清欢，晨钟暮鼓里，早市里的吆喝声此起彼伏，人来人往，瓜果飘香，蔬菜新鲜。车如流水马如龙，花月正当空，港城在春光里散发着精彩纷呈的魅力。

阳春布德泽，万物生光辉。陌上花开，盛放的美丽风景，缤纷了世界，唯美了时光，惊艳了岁月，给我们带来生机勃勃的力量与希望。